

史通通釋

冊四

史通通釋卷八

內篇

模擬

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

晉書作符朗

則比跡

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

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釋

篇言模擬者師古之義也開局渾舉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

而心同

釋

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

何以言之蓋古者

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

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

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

一脫思考字

欲攢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

殺

集內殺多作煞

其大夫李斯夫

一脫此三字

以諸侯之大夫名

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書大夫第一則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

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

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

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

或作但疑當作皆

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稱我第二則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

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

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

一作被

典午之善政同

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

釋

擬襲忘亡第三則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

原音征

魯以行

一作

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

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

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

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

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

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

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仿王正五

第四則

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

云何以書記某

〔舊作〕

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

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

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

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

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

且

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

傳首不

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

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

政

此下當有至匈奴也

招陵五字脫簡也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

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

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

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

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

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字

呼其人第六則愚謂此似無妨○已下總評

昔

一本誤多承二字

家語有云蒼梧

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

一多則字

爲讓非讓道也

又揚子法言曰士

士一脫

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

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

而一有

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民

一作

此韓子所以著五

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

字之

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

而一字無

巍然自謂五

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釋

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東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

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

一作

其所以爲似者

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立

互一作

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

賤爲匹夫栖皇

舊作惶

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

哉

此段總挈貌異心同意

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

景慕者多有類效輦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

焉

又一小挈後所列貌異心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爲式也

蓋君父見害臣子

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

而云彭生乘公公

舊脫一公字

薨於車

桓十

如干寶晉紀

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

此而擬左氏

舊多又字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不忍斥書之

法第一則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

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

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

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

二字疑衍

江

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

舊衍徐字

江湛

無舊

湛字

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

一作

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書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

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

叔牂

一作子

臧並誤

前稱子產則次見國

當作

僑其類

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

舊誤

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

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書人名字互見之法第三則

左氏與論語

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

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

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

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

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傳論

語敘應對省曰善人君子

四字通泛恐有誤

功業不書見於

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

舊誤作隋

熊率

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桓至蕭方等一字

三十國春秋

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

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彰美不待實敘之法第五則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

混說無取睠

與眷通同顧之義

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

哭昭子曰子

子一字

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

昭二十

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

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釋省師左氏書預兆後蓋文雖缺略理

甚昭著此立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

而云上中當作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夫不

言攀舟恐脫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

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

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

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片師左氏敘事

之法第七則意略與用晦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

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

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

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釋

結到教人學古神似
毋貌似以爲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子元就彼風尙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蘧啓疆對

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敘一人名封字諡傳

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牂產僑之爲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

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

之流也隋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

並從竹符符之辯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

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

貌同心異

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

傑與劉同時而稍前劉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

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

百餘篇

江外忘亡

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爲齊桓存衛加贊也今晉乃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

千寶乃套用其

文故史通駁之

歸命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

春王正月

春秋傳元年春王正月按杜注云言

秋繫正於王者別魯史通意益私慰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

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

帝正月史通仍不糾及愚前言其書在依託然否問者信矣

陵字立政

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

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陵字立政霍子孟上官少

叔謝女請少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

字之曰奴干

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為太

字之曰云云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

蒼梧人

按此事俗本吳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謝承

後漢書更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

核之原無謝承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

篇也蒼梧人語作蒼梧燒家

姓孔字仲尼吾見法言

江湛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

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

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

色甚厲坐散俱出省據窗受劍推排之殆於傾倒及

劭之入弑湛直上省使班劍推排色不撓宋書徽

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本傳及徐湛之傳

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可得見而歷考時

事知是史通衍文也

羊斟叔牂左傳宣二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

爲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也

子產國僑按左傳云子產爲盟主鄭伯以如晉其下云

有但止稱僑或稱公孫僑而不可稱國僑王伯厚嘗

桓玄敬道按本傳玄字敬道但於所論書法未史

與桓事有涉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

家改易字句不盡舊文此等

殷鐵景仁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欸及俱被

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恃耄遂

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弘撫棺

張長史乎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

去問姓語南史則又暢字孝伯曰

蕭方等見稱謂篇

慕容恪在晉載記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號將

嗣位封太原王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

山上掛絲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

異小

七中華書局聚

槩血滿袖

北齊帝紀余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

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北遇高昂望

葉公好龍

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

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

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

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

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

御覽間見之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

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

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

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

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

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

於是

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

事之所摠括粗得於茲矣

釋

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重大有關係

者乃書之也

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

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

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

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

三科以補五志也亦

不與後文關貼

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

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釋

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

者大政與煩猥反對是爲首截

但自

一字無

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

不法則何以示後

釋

提中節三

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

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

立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

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

史通 卷八 書事 中華書局聚

其所失也

譏馬貶班引用成語以見作史最易招駁勿黏看

尋班馬二史咸

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而自

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

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節中作頓挫

苟目

或譌作自

前哲之指

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

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

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

其說散見諸篇之中

此其大

較也必伸以紂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

子曰於予何誅於此

此一無字

數家見之矣

釋

此節兩層皆從事理

乖違處論書事之失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

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

若存若亡最圓

活

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縢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

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